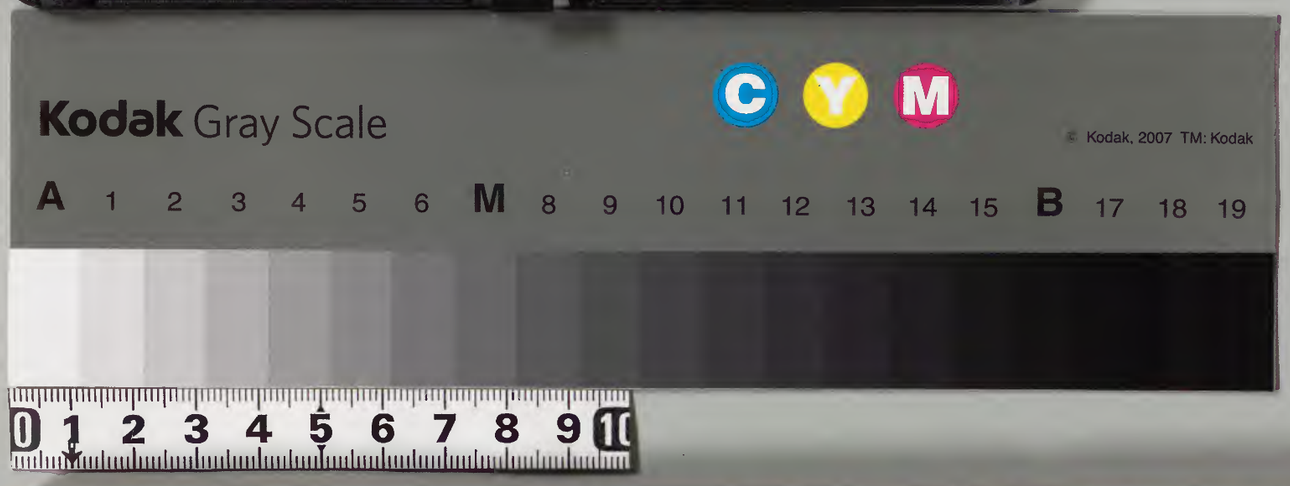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馬政 祭駕祖

周官校人掌五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頒馬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

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師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筴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疋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疋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疋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疋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疋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疋趣馬七十二疋則馭夫四百三十二疋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使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司農云執駒毋令近毋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疏云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夏草茂求肥充故祭先牧是放牧之先秋時馬肥盛可乘故祭始乘馬者冬時萬物成故教僕使善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掌駕說之頒用馬之次第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夫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疏財謂共祈具及藥直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所牧處孟春焚

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會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凉萬物後動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虞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散讀如中散之散謂駘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騬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正校人員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大小異名尒雅曰騋牝驪牡玄駒褭驂鄭司農云以月令曰駕蒼龍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剪闔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庌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庌玄謂庌廡也廡所以芘馬凉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苫也椹質翦闔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椹為齊人言鐵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色及賈直○疏馬有六種此三馬無種買以入官府者種謂馬上善似母者綱惡馬鄭司農云綱讀為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綱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疏旬之內日少若養之善未能致死也故更旬之外日多任之過馬力既竭雖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
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買賣之言相負禁原蠶者原再也天辰為馬蠶書蠶為
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
禁原蠶為其傷馬歟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
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
均入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
稽遂入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
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馬及其閑之則司馬
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疋此國馬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駽之六馬
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
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疋三皁為繫三十六
匹六繫為廐二百一十六疋六廐成校校有
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疋種合
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疋良馬
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疋五良
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
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
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
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
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疋凡千二
百九十六疋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
一十六疋駑三之居三廐為六百四十八凡
八百六十四疋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

乘馬御六騶屬馬諸侯六閑之（成十八年）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二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疋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疋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疋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疋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疋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溫一作盜鄒誕本作駣音陶音義云盜驪竊也竊淺青色駰馬細頸利黑色）驊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為棗騮騑赤也）騄耳之駟（索隱曰案穆天子傳八駿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騟騟騄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蓄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為

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魯僖公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于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遠郊之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坰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思無疆思馬斯臧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其所及廣博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白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

思無期思馬斯才才多材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青驪驎白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作作始也箋云斁厭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思無邪思馬斯徂徂猶行也

晉惠公與秦師戰于韓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化人意亂氣狡僨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強中乾

狡戾也僨動也氣狡僨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中實乾竭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秦獲晉侯以歸

林氏西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前刑法志四丘為甸四甸為縣有戎馬一疋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焉此蓋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有十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

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詩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徐氏曰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廐馬皆萬疋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純駟無純

色之駟謂駟馬雜色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謂田中之阡陌也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言時富饒恥乘牝牸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苑馬謂為苑以牧馬

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綰衛綰馬十歲齒下平

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

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有苑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時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疋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自衛青圍單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也官假馬母三

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馬監○上官桀迁未央廐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因泣數行上以為忠

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賒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非文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有奇者與凡馬異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款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也作天馬之歌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大宛時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辱詈宛王宛遂攻

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乃遣兵伐之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疋漢軍乃還其後與漢約歲獻大馬二疋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籍者揔入籍錄之）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可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房目反）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起對也）

徐氏曰按晁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令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賑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馬乘輿狗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疋方今廐馬食粟將萬疋今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

損於輿服御廐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
乃下詔太僕減穀食馬
減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廐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銖以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馬口錢）又稍復古制
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
三人之算（若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
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食貨志）
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漢儀注）武帝
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

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
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
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
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
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牧者難矣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利列侯匿馬而腰斬者（功臣表黎頃侯召奴有以民或匿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
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驪駼負石至玉門關
（武紀太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後漢制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
及廐中諸馬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

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馬援傳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鞫音居奇反劉攽曰牙欲去齒一寸按文多一欲字文汗溝欲深長而按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詔廐馬非乘輿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
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廐（東觀記曰時以遠近貢馬衆多園廐充滿故置）

按當時隱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廐馬萬疋豈可減乎蓋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麋廩粟而已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自取其利）中平元年謂公卿出馬弩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翊說尚曰今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萬人棄農桑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不攻強徒不逐飛自然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今莫如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鈔擊斬首四百級獲牛馬甚衆）

晉制太僕統典牧乘黃廐驊騮廐龍馬廐等令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為門下之職

後魏明元帝時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又制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太武幸楫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孝文勅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帝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凉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疋橐駞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疋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尒朱榮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

北齊太僕寺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駞馬驊騮署又有奉乘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人統驊騮乘黃龍廐等署各置令其後減驊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廐曰典廐署有左右駁皂二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祖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

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
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
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
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摠十
有二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
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
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
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
三曰南普四曰北普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
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
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
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

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
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
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
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
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
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
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州亭川關水洛赤城
南使統之清泉温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
硤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置八監於鹽州
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
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
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齊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

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
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
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
耗太常少卿善睂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
州率三十四雛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
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
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廢能
家畜牝馬以不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
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
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
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
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
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
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
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
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
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
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
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
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
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
吐蕃乘隙隔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

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綃一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擾隴西金城平涼天水負廣千里縣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閒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歧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歧人叩關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令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疋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斂之以菜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

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唐兵志自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號曰廣騎詔諸州府馬闕之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餘見兵志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壯牝三千疋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焉　肇貞觀訖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疋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馬耗太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復與麟德馬數相等爾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開元禮仲春祀馬祖儀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篚者如常幣篚於罇所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罍及幣質明謁者

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
位贊引引太祀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
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祀以下
俱再拜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執罍洗篚
冪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
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
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諸饌所太祝跪取
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
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
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
太官令引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
座前訖太官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
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
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
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
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于馬祖天駟之
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祇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
明薦于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
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
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
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
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
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

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降自南行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仲夏享先牧儀（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同）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埳西南同馬祖儀設瘞埳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于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弊云云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埳寘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祖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因肆僕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因匿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弊云云尚饗）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師政戰得敵人之馬必納官故出令命獲者有之）

後唐開先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疋外匿者有罪時將伐蜀長興四年勑沿邊藩鎮或有藩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貯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勑

清泰三年勑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疋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蓋皆抄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以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已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兩匹都頭一疋其餘凡五疋取兩疋十疋取五疋更多有者並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司使已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准此

按清泰之距長興纔數年耳長興時樞密使范延光奏陳方患官馬太多芻秣耗用曾幾何年而括馬之令復如此豈長興之馬已俱不復存耶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
契丹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馬政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國馬無復孳息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矣先是兩河入虜界盜馬邊吏籍數以聞官給其直上方鎮撫不容私掠乃詔禁之悉還所盜馬戎人悅服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疋以備

征討是歲平太原觀兵于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內皁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兵騎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旅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槀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為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之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

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
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
中國不闗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
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
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
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
隳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
之卒量給賞繙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
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疋不下二十
千往來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
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
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
將卒增為月給俟其納馬則止馬則是貸不出
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
可歲獲萬匹況復牝以生牝駒以生駒十數年
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乘
猗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頓之南十年之間
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上覽奏嘉
之

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
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
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
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車用自是諸牧

馬頗蕃息

真宗咸平元年別置估馬司掌戎人驅馬至京師辨其良駑平直以市分給諸監牧養

三年置制置羣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為判官

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鑄印以給之

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羣牧制置使又別置羣牧使副都監增判官為二員凡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其二院所管坊監仍舊諸州有牧監知通判兼領之諸監各置勾當官二人又有左右廂提點並以三班為之其修創規制纖悉備具其後又詔左右騏驥院諸坊監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為滿如習知馬事欲留者羣牧司保薦以聞當徙涖他監

議者言罷兵之後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雖市得尤衆而損失亦多堯叟謂羣牧之設國家臣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自是率以樞臣專領以重其事

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疋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舊運銅錢給之太平興國八年有司

言我人得錢悉銷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
市畜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課績景德中我
事已息因
詔條約之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麟
府之党項豐州之蔵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
家名市族洎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唐龍鎮制
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勅書委沿邊長
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詣京師至則估馬司
定其直自三千五千至千凡二十三等舊選三
歲至十七歲者景德二年詔止市四歲至十三
歲者餘聽私市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
千至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
至六十千亦三等凡畜馬之處有兩院曰左右
騏驥四監曰天駟左右第一第二坊曰左右

天廐皆在京師在外有十四監大名大名府
洺州淇水衛州並分第一第二洛陽河南原武
鄭州沙苑同州安陽相州鎮寧澶州安國邢州
淳澤中牟單鎮許州又有牧養上下監以養癆
京城諸坊監病馬
羸孳生之所即大名洺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
馬為種牝牡為羣歲遣判官一人巡行點印二
歲已上者歲約八千餘疋凡京城諸州飼馬兵
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
萬每歲京城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
千三百四石鹽藥油糖九萬五千餘斤石枚諸
州諸軍不預焉左右騏驥院六坊上留馬二千

餘皆季春出就放牧至秋冬而入其尚乘入馬唯備用者在馬（諸班不自出馬寄兩院）其牧地始自畿田及於近郡皆遣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標占之諸坊監總四萬九千四百餘頃諸班諸軍又三萬九百九十頃皆有涼棚井泉所屬縣令檢校之外坊監亦有四時逐水草以肆游牝者

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簡中馬曰不得支使馬曰添價馬曰國信馬曰臣寮馬（景德四年詔群臣常賜廐馬者命中使簡定六十疋賜之賜畢復增常足其額又內職受命出使者多永賜馬大中祥符三年以其例或不均詔樞密院定群臣出使賜馬條例）曰諸軍班馬曰御龍直馬捧日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曰雲武馬天武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鋪馬（國初諸州廐置闕馬取民馬補之開寶五年詔罷）

自恩賜外皇族及內臣伎術官要司職掌皆給借之凡馬以府州為最蓋生於子河汊有善種次環慶次秦渭雖骨格稍大而蹄薄多病文惟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契丹馬骨格頗多河北孳生謂之本羣馬蓋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焉又泉福州興化軍亦有洲嶼馬皆低弱不勝具裝弟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驛置之用（福州四牧曰水峭龍胡瀝崎海澶泉州三牧曰浯州列嶼興化軍二牧曰東越猴嶼舊十一牧大中祥符二年廢湄州嵵嶼南匿三牧每牧置群頭牧戶以主之每歲孳育本縣籍其數以使臣一人提點）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為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

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
一疋兵校而下賞絹一疋
是歲於京師置賣馬務賞受退馬而出市之
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
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
之猶外廐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
出賣
仁宗景祐二年詔民間無以馬數升戶等
康定初陝西用兵馬騎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陝
西路括市戰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
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輒隱者重寘之法
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
言者以為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
渭環階麟府州大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
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
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
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
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
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脩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
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
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
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
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
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

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與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異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奏等請如脩奏

神宗即位留意馬政於是樞密副使郤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汝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為孳生監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施行者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

使隸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羣牧制置
二年詔括河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
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
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
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五年廢太原監
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為一
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而兩監牧
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
之羣牧司云
時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
爭請收其餘資以佐匆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
廣賦入為務始議監時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
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戶
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
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
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
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
費及所占地租歲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
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
監見馬三萬若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
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
市易本錢之外寄籍常平息子錢以為市馬之
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修治京城焉後遂

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
市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游田司請
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
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
之法而加告獲之賞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收
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自羣牧使而下賜賚
有差

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
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
法始此

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
給義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
之請乃召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
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
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
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尺
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為斷齒及十五歲則
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各以其數
來上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
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
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
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
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

立法

帝慮商賈乘民期會高馬直以專利命出羣牧
司駜騎以上千匹與養馬戶交市以平其價先
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
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令坊監以五日緡乃得
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虧費蕃部以
畜牧為生且其地宜馬誠為便利既而得駒庳
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
路經略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
及格者一疋支五繒鄜延秦鳳涇原路准此養
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已而西方用兵頗調戶
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者償直七年六月遂
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止兵
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
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
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而諸
路養馬指揮至八年四月乃罷然其後行給地
牧馬則猶本於戶馬之意云
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
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
法於是會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疋物力高者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
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
過三千疋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
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粮草二百五十

東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
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
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
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
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同州縣更度之
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中書樞密院保甲養馬事文彥博吳充言
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
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為令
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按牒者已千
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

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疋歲番戍邊率十
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
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
九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
補其闕合萬疋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
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
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
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
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
於民決非所願若勿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
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
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疋
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

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疋為限於理為可而
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
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
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
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意
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
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八年置熙河路買馬坊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
又以麟府所市馬羸直多罷之尚嵐火山軍所產
馬亦以敵境言邊人多盜馬越界趨利尋皆罷之
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
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
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
布而顧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
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疋於是京畿罷給錢布
而增馬數矣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
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
一馬限以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疋為緡
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
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無市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
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匹
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

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
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
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
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
為保馬矣
公雅翔又請以常平息錢賞馬之充肥及孳生
者且請願以私馬印為保馬者聽養至三疋蠲
除之外每匹各次丁一人許贖杖罪公雅又令
每都歲市二十疋初限十五年者乃促為二年
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翔又奏本
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馬聽贖非
捕盜之罪

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
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
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
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為
京畿百姓投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
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為禹城一縣願應募
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八盖法行之初民
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
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投牒
應募之數未必全虛盖民本非樂為官養
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故苟有一
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

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
施然而卧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
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陪
償不訾且奉行之吏務為苛峻於是數之
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為民病矣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為一事乞同
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
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
臣聞頃時以茶市馬無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
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錢非番部所欲且茶馬
二事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為易馬
之用自是番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無
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無買馬其後二
職分合不一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新法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
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
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給元價翔公雅皆得罪保馬
遂罷
元祐初朝廷方議興廢監復祖宗之舊於是詔陝
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
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
馬於民左司諫王岩叟上疏極言其事自是洛陽
單鎮原武淇水東平賜等監皆復
岩叟疏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馬者牧監也

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
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
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
官而不專置使令鄜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
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
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
太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
入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又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愚民利
於一時請地之易不虞後日輸送之難按牒之
初爭立高課有司復重佔其價計租為錢力皆
不勝歲益增欠轉運司迫於羣牧督責之嚴雖
水旱不在蠲放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
豈復聽許今若因復置監牧收地入官則百姓

戴恩如釋重負矣

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

先是知任城縣韓鈞等建議於邢州請以牧田
募民授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
其所養之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備償
已佃人願養馬者除其租於是知州張赴上其
說且以為陝西沿邊弓箭授田不過一頃既養
一馬又役一丁備邊之日歲居其半今但牧一
馬而無身丁之役若試之一監或一縣當有利
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乃言赴等所陳受田養

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顧之家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有監牧州縣悉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近者募人給牧田養馬若牧田鄰於居民地復膏腴宜有願者相去稍遠難就耕牧則必非所願且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亡失乃償錢四五十千恐人之非願言竟不行

徽宗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之數凡一千八百匹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足以下至河東僅九足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力行也

太觀元年尚書省言元豁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訾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馬者九千餘頃芻粟官曹之費歲為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無以任騎乘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六千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膏磽者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見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若以一頃募養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來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施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無募顧養牝

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而一充賞詔行之是
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疋於是帥守
貳而下遞賞有差
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
為言今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駒
之數歲縻賞費蠲除租稅科調而賦斂日以不均
為害非一其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
見馬以給軍應牧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
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
給地牧馬之法既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
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司輒復請占
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六年又詔
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
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迁一官倍之者更
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
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
兵部長貳亦以無總八路馬政迁官然北方用兵
而馬政益急矣
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奉行
之益力京罷而復廢二年詔於京東西河北以
蔡絛國史補政和
舊牧地募人牧馬以次推行於諸路其制以
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
肥磽而授之蠲其一頃之賦而牧一馬牝則

三年而出一駒牧五年者詣官再易馬盡括
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即陝右軍蕃羌馬
一分給之魯公既罷於是詔以所牧馬盡給
賜童貫及補陝右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
疋既不加恤道斃者十八九遂盡收田以賜
諸苑囿及道宮若復苑八作書藝局民嶽擷
芳園上清寶籙宮龍德太一宮祐神觀各一
千或八百頃他以差給賜其後北事興郭藥
師在燕山乃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其
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且寒盟始悟
闕馬乃復給地牧馬既無馬以給民又不得
元田州縣強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爲金

又犯闕詔盡括內外馬及取於在京騎軍不
及二萬且揀內臣梁方平扼大河於潼州至
則大敗馬復殲焉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
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
各廣九步高三尺四出陛一遺二十五步中興後
以紹興三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
監後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館田為牧地復置
提舉俄廢
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南蕩
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

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中而已申公巫
臣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
有馬今必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疋為一監牡四之監
分四羣歲生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
是川路所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是上以未
見孳生之數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
間牡牝千餘十有餘年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
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川秦馬　秦馬舊二萬疋乾道間川秦買馬之額
歲為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
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四
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
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復隸秦司而川
司增珍州之額共為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
一百二十合兩司為萬有一千十有六疋此慶元
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為五千一百九
十六疋秦司三場增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
司為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然累歲所市多不及
額蓋　祖宗時所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
於西邊強壯闊大可備戰陣今宕昌峯貼峽文州
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於西南諸蠻格尺短
小不堪行陣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
每綱五十疋其間良者不過三五疋餘等十許疋

餘皆不等不可服乘守貳貪於賞格以多為貴起
綱遠来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
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
上者又為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焉成都
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一月券
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總計一萬一千六
百貫押馬官五十三員每員六百貫共計三萬一
千八百貫與元府馬務每年排養三衙馬一百十
二綱所費稱此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吝錢帛
蕃蠻馬至多不即償故也或謂守倅兵官有市馬
賞茶司屬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獨無之故至此
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
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
所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邛部用蠻邀
功趙彦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馬
茶錦不堪籍口淳熙中龔總為黎守又與邛部蠻
設席于倅廳之副堦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
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宕昌馬舊止三千淳熙
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既為蒙國所侵龔之北
土遂失由是馬　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
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四年始撥秦馬付三
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馬一歲再往反用精甲
四十四百人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
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

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餘前司二千五百馬步
同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二百進御○凡以川秦綱
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為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
又均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
載馬而東上命夔路造舟明年夔路轉運司主管
文字任續上言造舟已畢工役遂事山程灘險利
害相當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
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簡捎之追擾四路廂
禁軍數目不少若各輟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
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船馬
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為便上大喜令制置司撥
廂禁軍三千五百人如其請王十朋奏允文力論
其擾人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搔擾江村而商
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校之陸行存
亡相若而於衆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船日下
廢罷蓋自憐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
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淳熙八年新興國
軍朱晞顏朝辭奏四川茶馬司歲於宕昌黎文階
叙南州珍州等處買馬一萬子千餘疋並四尺二
寸以上十歲以下方許起綱不合格者雖骨相駿
駿馳驟超逸者亦不收買又不許民間私買臣愚
以為弃之於化外不若養之民間緩急收之實朝
廷之外廣況沿邊之地去西北不遠風土水草相
類食之易以蕃息而有願中賣於官者依所直之

數與之孰不樂歸於官者是則民間之馬皆吾廐
中物乞於茶馬司所買馬外不堪排發起綱之馬
令官用退印不拘軍民並聽從便收買則不惟得
夷人懽心且俾沿邊牧馬日以蕃息可為緩急之
備是一舉而數利也從之○信陽軍守臣言秦司
排撥綱馬兵士已至而馬數未足官司每以多支
日券為憂馬數已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復以多費
草料為念幸而人馬俱集則皆促發遣一不暇顧
且馬產於深蕃涉遠而至力猶未充不問羸病遽
責之以經涉險阻沿路倒斃皆此之由乞下秦司
今後綱馬有羸瘠病患者且須醫療飼養十分充
壯然後撥發從之

廣馬○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
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
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
帥臣領其事七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
百疋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
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絁四千疋廣州鹽三百萬斤
而得馬千五百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
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
者土人云其尤駔駿者在其出產處或博黃金二
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
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
國也去自杞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

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
又遠如自把十程宜州溪峒巡檢常恭赴闕持南
丹州奠延甚表來乞就宜州市馬比之橫山可省
三十程產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府十三
程張說在樞筦欲從其說或謂邕遠宜近入孰不
知前迂其塗豈無意況莫氏方橫乃欲為之除道
而擅以至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乃止
○廣州例以五十疋為一綱每年綱許推賞然吏
為姦博馬銀多雜以銅每銀一兩為握臂釧撲鹽
百斤為一番胺減至六十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
覺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駑下且不能
登數帥范成大善為約束增足鹽畚遣其去官之
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嶺南自產小駟疋
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
馬雖至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選其良者赴
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
皆有常數舊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山寨民甚苦
之○紹興十九年陳璹為經略使以官錢募小校
運送　關失則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
為例
淮馬○隆興初張浚為江淮都督即淮上市之浚
言川廣市戰馬每疋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
今淮馬每疋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可得上
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南馬矮小實不可用其

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来市者時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至行在北人以為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為失體乃諭善俊執死罪囚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矣淳熙十五年侍衛步軍都虞候梁師雄言三衙每年取押綱馬全藉馬驛辦其草料以時養飼竊聞沿路驛舍例皆損弊及將合支草料離驛安頓每遇綱馬到程旋令官兵般擔以此失時多致羸瘦蓋因提點驛程官吏失於檢察乞行下所隸州縣相視驛舍量加修葺及時合用草料常切應辦各路都統司分定驛程各差素有心力將官一員從就馬驛附近椿頓綱馬到日隨即支給更乞令沿各司量給盤費責令與諸州軍所委官同共提點自宕昌至興州十五驛屬興元府都統司自大桃至漢陰十五驛屬興州都統司自梅溪至石墻十四驛屬江三驛屬金州都統司自衙口至干平十陵副都統制司自應城至石田十四驛屬鄂州都統司自邊城至梅梅十一驛屬江州都統司自段村至臨宕至廣德軍十二驛屬池州都統司自陡前步軍司各令所差將官安府餘杭門六驛屬殿前步軍司各令所差將官往来照心巡視務要館舍草料應辦齊整遠從提

點將官申所屬都統司等移文州縣將本驛不職
官吏依公責罰各司所差將官歲一更替如見實
有勞效即支犒賞從之
嘉定六年臣僚言將佐之馬往往取之馬軍則馬
軍雖合請三百止得一百食錢而主軍者容收其
三分之一又統制官占馬至四十五疋名料馬豈
特占請馬料每一疋必有一卒以頂其名而盜取
其錢以入已者今欲措置立為定額詔統制官止
許差破戰馬六疋統領官差破四疋馬步軍正副
準備將各止差破兩疋其減下馬拘收從公撥付
入隊官兵如法養餵約束自後不得輒於官兵名
下差撥換易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家買馬南邊於甘管西
邊於岷黎皆置使提舉歲所綱發者蓋踰萬
疋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
券食廐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
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
蘇秀以水草亦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
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
三萬三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
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
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
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
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

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兵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軍器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聲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鼓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鼖夜半三通為晨戒旦鼖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我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鼖鼓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鳴五通為發朠朠休具反軍動則鼓其衆動旦行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皮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後周正色無飾雜帛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

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

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雄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鄉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杆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太常焉王路金路不出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事各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赭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制也杜子春云畫當為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疏云上云旌旗之大者此言旌飾之細者官府在朝是內州里家在外故云異內外也某某之事如天官太宰之下某甲之事某名如某鄉之下某甲之名某共號如某家之下某甲之號也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今大閱禮象而為之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為之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治上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疏曰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秦詩蒙伐有苑注云伐中干左氏傳建大車之輪以為櫓而當一隊則有朱干中干及櫓聞其三者二者未聞善為上等治渭廉惡者為下等

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事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

弓矢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授用祭祀授旅賁
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士王旋故士也與旅賁
當事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
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
路及舍設藩行則歛之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扶蘇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
藏與其出入法曲直長短之數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
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
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三孤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
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
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候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

弓則射天侯用王弧射參侯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
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椹張林反庾或作庾其矢箙皆從
其弓從弓數也每弓一箙百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
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恒服
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疏曰服弦若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弦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
弛故云常服弦也若然常服弦用弱者以其強弓久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
少使之常服弦則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
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
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
恒矢弓所用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
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以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
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謂矢之矰矰高也

茀矢象焉茀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前於重後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天安居之矢也庳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調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玄謂庳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疏曰枉矢之屬以變星各取飛行有光也絜矢同五分者以物稱笴鏃在前重而後輕故二在前三在後其發遠利火射亦曰兵矢田矢同殺矢之屬中而必斃鍭矢同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前尤重而發遲利射近矰矢之屬以弋高七分三分在前而四分在後所雖重後微輕故發必高利弋射恒矢之屬以常服茀矢庳矢同四分適均其發必平散射用之矣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敝弓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其直者善矣○疏曰此皆據角弓及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合多者往體寡來體多據王弧合少而圜者往體多來體寡據夾庾唐大在此二者中間故不言句之至極無過合三合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言耳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物弓弩矢箙之屬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籠竹服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凡亡矢者勑用則更更償也用而弃之則不責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次玄謂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釋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鞲扞著左臂裏以韋為之○疏曰弓矢選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禮繕人授受之掌詔王射告王當射之節贊王弓矢之事授之受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充籠箙以盛矢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無會計亡敗多少不計以王所用也

槀人掌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齎音咨後皆同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弓

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上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矢箙春作秋成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玄謂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勞力報反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攷玄謂攷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音考出注下上時掌反注同也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功成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皆在槀人者所賫工之財及弓弩矢箙出入其簿書槀人職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箙弃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兵車之制注見車戰門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槀中者也垸量名讀為丸○鋌徒頂反垸音丸齊才細反槀古老反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祕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物也胡其孑○句古侯反下句兵同祕音秘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木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邪自嗟反啄丁角反樸劉華孟反又如

字折之設反是故倨句外博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句之外胡之裏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三鋒戟也鋒戟者胡直中短言正刃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便婢面反曼莫干反重三鋒鄭司農云鋒量名也讀為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鋒錣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錣鋒似同矣則三鋒為一斤四兩刷色劣反又音劣或音環錣戶關反又于眷反稱尺證反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鋒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短言正刃也鄭司農云刺謂刺擊也玄謂刺者衺直前如鋒之外句磬折與音余○疏云刺兵也鋒則援之胡中矩則援也鄭云旬兵者言其句曲廣二寸者據胡下柄入處之上廣者戈之通身必徑二寸也內者胡以下接柄也胡三之據胡之長援四之據最上刺刃之長林云長援者也其長四寸胡者旁出之一鋒也其長六寸援者刃之向上者也其長八寸凡戟而無刃秦晉間謂之子漢時戈戟為一故鄭以其曲故謂之雍以戟解戈以其胡之擁頸此勢曲似雍鳴故謂之雍鳴經論戈之所用主於胡故言胡之四疾之事已句太直也已倨太曲也皆論胡之勢已皆為太胡之下曰內戈蹲處太長則胡以上之援與胡句相病如磬之折則不可以刺也前即上也胡之上亦曰前故謂之折前言其前磬折則胡以上之援必過長過長則胡縮而援出多下重上輕則用之不快便倨言胡之上句言胡之下倨與句皆有外廣上下近本處皆增之使寬廣自然合於磬折而無上四疾矣戟鐵身廣一寸半內長四寸半胡四之則六寸援五之則七寸半桃氏為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劒脊兩面邊也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止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中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疏云之也玄謂從中以卻稍天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謂穿尺以一尺莖之中分之下一半也首劒把接刃處其圍五寸長一所把處其圍得一半稍大也後者下一寸三分寸之二首不圓故曰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

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士之士能用五兵者也○疏身者去劒柄而言之也莖長一尺上制之劒長五尺中制長四尺下制長三尺上中下士以人材之短長言之非命士也隨人之短長服欲人與器相得也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屬之樹反及注同合如字舊音閤注同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革堅者又支久凡為甲必先為容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武然後制革裁制札之廣袤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要於遙反下亦同以其長為之圍圍謂札要廣厚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熟則革敝無強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鍛丁亂反摯音至大音太劉菟餓反致直置反下同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鄭司農云窓小孔貌窓讀為宛彼北林之宛○鑽作官反空音孔又如字下同窓於阮反或云司農云鬱眡其裏欲其易也無敗薉也○易以豉反下同薉音穢本或作穢眡其朕欲其直也鄭司農云朕謂革制○朕直忍反櫜之欲其約也鄭司農云謂卷置櫜中也春秋傳曰櫜甲而見見子南○櫜音羔劉古道反卷眷勉反下文同舉而眠之欲其豐也豐大衣之欲其無齘也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衣於既反齘戶界反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財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周密致也明有光燿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更音庚便婢面反○疏曰屬如注取注著之意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

札續一葉為一札七節六節五節其數也革堅者札長即下文五屬之合甲壽三百年者也○老學日革脆則札短而節多七屬是也革堅則札長而節少五屬是也壽之長短亦如之○疏凡造衣甲須稱形大小長短而為之故為人形容以制革也上旅腰以上為甲衣下旅腰以下為甲裳據一札之上先量上下之長以長中圍之一帀如此則長短廣俠相稱摯謂熟之至極革惡則孔大革善則孔小人之齒齘前却不齊札乘參差與之相似故以為喻鍛煉皮不至於熟則不堅韌也太熟則橈曲軟弱也鑽孔者鑽穿而為孔孔小則堅而難壞也易者皮裏治去得淨潔也朕縫也縫路皆直則制作之善也櫜藏也卷而藏之約束易緊則是制作密緻而周也舉舉起也豐大也卷時小舉起時大札葉相續處皆分明可觀也衣之無齵齧不齊處則於人便利也變便也

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茀當為殺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槀中鐵莖居三分殺一以前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職殺當為茀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矢槀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今趣鏃也○疏曰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則得其半所以如此者以鏃在笴首差重也此欲鏃頭輕重得宜或大重太輕則於射時有節病也以此推之則鏃箭之重正在笴之重三分之一也鏃矢茀矢皆然兵矢田矢以五分均之其鏃鐵比鏃矢殺矢又少輕殺矢比鏃鐵又差短小笴之入鏃處必減削少許所謂殺其一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以其笴厚為之羽深笴讀為槀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厚之數未聞水之以辨其陰陽辨猶正也陰沈而陽浮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槀兩旁弓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矢謂括也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二寸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鄭司農云謂風不能驚憚箭也○疏曰五分其長羽其一以下論箭幹也笴長三尺設羽處六寸笴為矢幹其厚能幾況羽又設之四旁若謂其深必如其厚則無可容之處亦言大略而已竹有上下上陽下陰以水試之浮者為上沉者為下比者笴之兩傍陽左陰右比在其左右比

必左上有一線稍高羽有四夾其比而置之四角也比括也在槀之末羽則設於四角弓弩矢同注中分比之兩旁上下者以用時有橫竪之別也弓用時竪則比見其兩旁弩用時橫則比見其上下此就弦言之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刃長寸脫二字鋌一尺鋌直頂反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紓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迴顧也紓曲也揚飛也又大也趮旁掉也是故夾而搖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橈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橈搦其幹橈乃孝反稱尺證反搦女角反凡相笴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相猶擇也生謂無瑕蠹也搏謂圜也鄭司農云欲㮚欲其色如㮚也○疏注刃長脫二字知脫二字者據上三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一寸則羽三寸矢一尺五寸便大短明知脫二字也○老學曰刃長寸之脫二字即上文設其刃注云刃上二寸也鋌十之注為一尺即上文經云三分其長而殺其一故為一尺也○自俛至趮既言羽與幹之病故欲以兩手指夾其羽而搖之以知羽之病狀以手搦其幹以知幹之病狀相笴生則不用枯竹搏則欲其圓圓同則擇其重者用之重同則擇其節之疎者用之疎同則擇其堅栗者用之此擇笴之法也

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尺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則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長也○廬力吳反下同祕音秘殳音殊酋在由反或子由反沈慈有反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也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罷音皮羸劣皮反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搏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故書彈或作但蜎

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為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為悁邑之悁悁謂橈也椑讀為鼓鼙之鼙玄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齊人謂柯斧柄為椑則擇隋圜也摶圜也

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改句言毄容殳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為絞而婉之絞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毄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為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

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

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刺謂矛刃胸也玄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殳上蹲也為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置猶樹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翌○柱知主反下同翌所立反本又作澀又作翌同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六建五兵與人也反覆猶軒輖○覆芳復反注同輖音周○疏曰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為尺數八尺曰尋殳長尋有四尺一丈二尺也倍尋曰常車戟常一丈六尺也酋矛常有四尺倍尋為一丈六尺加四尺為二丈也夷矛三尋三八二丈四尺也夷為長開口引聲酋為短合口促聲害人自累也○句兵戈戟之屬太長則執之而戰掉也○刺兵矛之屬欲無蜎蜎者橈弱而易折也○摶訓圜捭訓隋圜謂側方而去楞也○鼜以殳長丈二而無刃可以擊打人○同強者本末俱堅也○舉者手執處其圍欲細細即小而滑用之快疾也○刺兵手執處欲稍重重則大於上下矣必上下稍輕用之附人附人則可侵刺也○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寸為把處而圜之也殳於手把處其柄之下有銅鐏是為晉三分被之圍去一取二為銅鐏之圍以插地而之也首圍謂上頭上頭宜稍細也刺圍刺刃之圍二前一後言其長也柄之大小則不可知三分

其下鐏之四寸而去其一則刺圍有二寸六分以上也○矜即柄凡矜皆八觚即柄也○揗而揺之則知其蜎撓與否也柱之墻則知其強弱均與不均也平執而揺之知其勁與否也○六建五兵與人建在車上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疏曰仲冬斬陽木月令仲冬伐木取竹箭注云堅成之極冬善於夏也角秋殺者厚故用秋夏時絲熟夏漆猶良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聚猶具也○疏曰聚巧者弓人之工也和則液角治筋之類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疏曰幹善則射可遠角善則疾速筋傳束之則深固非淺深之深和者欲得其宜固欲其不壞受霜露則易壞故漆必欲盡其善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鄭司農檍讀如億爾雅曰杻檍又曰檿桑山桑國語曰檿弧箕服○疏曰檍音益今人不識此木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疏曰赤黑之色則不嚮向心不近皮也陽聲則清近根則老其聲必不清叩之而清必不老也

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埶謂形埶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面埶玄謂曲埶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疏曰析幹以下說弓力多少之事弓弱則宜射遠若夾庾之類用埶者弓弱也弓直則宜射深若王弧之類用直者弓直也

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副析幹迆讀為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栗讀為裂○疏云居幹謂居處解析弓幹之法菑栗皆謂以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迆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菑鄭司農謂如菑畬之菑菑即耕也取破之義栗鄭謂如榛栗之栗亦取破之義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紾讀為抮徒展反昔讀為錯謂牛角觕理交錯也閷色黠反疢疾險中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瘠牛

之角無澤必潤氣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也夫角之本
處於剞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柔故欲其勢也白者埶
之徵也處近也休讀為朐朐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
曲反以為弓玄謂色白則埶剞萬老反本
又作腦○疏云凡相角以秋對春以老對稚秋殺
者角厚肉少春殺者角薄肉多稚牛角直而潤澤
老牛角理粗錯然不潤澤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者
此說角之勢也角之本近於剞則得和朐之義於
剞是故柔柔故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為埶也然後以為弓夫角之中恒當弓之
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
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威讀弓淵之中央與
淵相當玄謂畏讀如隈隈烏回反○疏曰此說角之
堅也畏為曲隈之義角之中央其用於弓也常在
曲隈處隈處張時必橈動也若不堅則易折故欲
其青
夫角之末遠於剞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
欲其柔也豐末者柔之徵也末之大者剞氣及
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角之脆七歲反三色本白中青
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疏云末不豐
則柔柔則不脆性生氣所不及則其角末尖小而
脆矣二尺五寸大牛之角也其三色不失常理凡
則此角之直又有一牛之用也故曰牛戴牛
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
也廉瑕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
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餌色如餌
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昵或為黏黏黏也○疏曰朱
色則惟牛膠火赤自餘非純赤則牛膠為善紾者
有紾理也摶廉者膠之性段段皆摶圜也廉瑕二
者俱是嚴利之狀諸膠惟鹿用皮亦用角自餘皆
用皮凡黏昵之物皆不能
膠言他膠皆不可用也比方也比此六
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
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為撊然登陴之撊玄謂
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筋欲敝之敝當囓熟之漆欲測測猶清也絲欲
沉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全無瑕良善

也○疏云小簡者竹簡一片為一札此筋條亦有簡別也此筋之獸剽疾為弓亦剽疾故云豈異於其獸筋之椎竹嚼齧欲得勞敝故熟測從水義取漆為良也絲之乾燥時還如在水凍之色為善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膠絲漆液讀為醳寒奠體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体檠音景冰析嚼大寒中下於檠中復納之嚼子召反冬析幹則易理滑致易以豉反春液角則合合讀為洽夏治筋則不煩煩亂秋合三材則合合堅密也寒奠體則長不流流猶移也冰析灂則審環審猶定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朞歲乃可用析幹必倫順其理也析角無邪亦正之斲目必荼荼讀為舒舒徐也目幹節目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脩猶久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事摩猶隱也幨讀為車幨之幨玄謂幨絕起也昌廉反○疏曰上言弓之材此言為弓之道冬時堅凝可取幹而分析之破削以為用春氣融和則漬液其角夏氣熱則筋易柔故以治之幹角筋須膠漆絲之三材乃合則秋是作弓之時故以合膠漆絲之三材也冬寒膠堅而牢故納之檠中定往來體又以大寒冰盛之時析灂而納於檠中灂漆也冰寒凝之時辨析其漆雖其乾稍遲而漆愈老則堅固也體勢既定則張而用之必不流動猶諺云作走作審環者漆其四邊可以回環而審定也自冬析幹至寒定體冰析灂之後次年之春方可被弦則一弓之成整整一年事也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必徐之義也筋在弓皆為角為力必須筋相得今弓幹有節目用力不得其所則幹不用力故筋代角受病凡幹有節目必堅強削治不得其道而以筋束之在堅者在筋之內必摩動之筋被摩動則必絕起矣幨音苫猶車之幨帷筋之絕起似之故角三液而幹再液重醳治之使相稱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需謂不充滿帤讀為襦謂弓中裨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厚猶多也節猶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帤侔猶均也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摯之言致也中猶均也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

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弊弓中裨者造弓之法弓幹上裨之乃得調太仍於幹木愈堅其裨助者薄則其調適也其裨助者厚則其幹不均也自此以下說弓之限裏之施膠之事云摩其角謂厚薄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角大脩甚久若齟齘不得中用膠不均節則角常代一弓之材而先受病也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必為之摩動角被摩動則必挫折其角蹙折常常因此而起也

次需當弓之限也長短各稱其弊短者居簫簫弓有弣者為發弦時簫頓送矢太疾若見紲方鞠反○校古邪反橈然校疾也恒讀為緪或作揜古鄧反揜于淵幹引之則縱糅之則不校恒竟也竟其角而短者居簫簫頭紲若達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紲弓弣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紲方鞠反○校古邪反橈然校疾也恒讀為緪或作揜古鄧反揜于淵幹引

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紲弓弣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紲方鞠反○校古邪反橈然校疾也恒讀為緪或作揜古鄧反揜于淵幹引傷詩云竹閥縪縢紲息列反○疏曰角蹙折也○疏曰幹謂弓幹雖用整治而角蹙折則弓不調適也○疏曰裨謂弓裨者造弓之法弓幹上裨之乃得調適也其裨助者厚則其幹木愈堅其裨助者薄則其幹木易弱視之亦不肥滿也約之謂以絲膠橫纏之不次比為之疏數必均也斲斫厚薄必調均為之施膠亦均不得偏厚也自此以下說弓之限裏之施膠之事云摩其角謂厚薄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幹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角也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必為之摩動角被摩動則必挫折其角蹙折常常因此而起也

凡居角長者以寸為善則造弓之工必以次需而用之需求也長短各稱其幹若短者居簫簫頭則長者自然在限內恒竟也竟角而短者謂充滿弓之兩傍而不及兩端則撓其弓而勢必逆挽弓之人欲引此弓則其角縱而不受力弛放而去則不能校疾也竟其角而充滿淵幹之兩旁又達過於簫頭是角太長也角既過長則引發之時譬於此弓長在紲中放不去也紲弓轢藏弓之物也疏云以竹為轢發弦時裨於弓之背上又繩橫繫之使相著轢送矢太疾之說疏無此義今鄭司農云菱讀為敹謂弓校也校讀為絞玄謂菱讀為檠也檠弓弩反為骹戶卯反菱解謂接中簫簫臂用力異校疾也變謂簫臂用力異校疾也中也

於挺臂中有柎焉故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重明達角之不利起人別作弊鄭司農云剽讀為漂柎方輔反

剽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今夫記人別作弊鄭司農云剽讀為漂柎方輔反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重明達角之不利起人別作弊鄭司農云剽讀為漂柎方輔反

謂弓限與弓簫角接之處變者異也謂弓簫與臂用力之異也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其處有柎各異則矢去疾為絞挺為直直臂中謂弓把處兩傍與弓為力以骨在弓把處兩傍與弓為力以骨堅強故剽疾也下文又重明達角之不利紲弱以助弓只短在弓限間不者別作一片竹向上扎

滿兩頭○林云上言角短者只四句下言角長則紬繹發明且重言之謂茭解中之用力異挺中之有拊皆人用力處若角長過於簫則人用力而弓為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紲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此非弓之利也故終紲非弓之利凡再言之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贏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撟居兆反燂音潛鬻音章呂反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

苟愉也濕猶生也愉吐侯反○疏曰撟幹以下明料理幹角筋膠四者得與不得所之事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也撟矯揉也筋以束縛之牽引必盡者欲其緊也又不可至於傷損損則無力也煮膠於水不可過多火不可過猛幹角筋膠用火盡善如此則弓在燥濕皆不可傷動也因角幹之濕者謂其用火未熟也未熟則角幹外雖乾而內猶濕即矯揉而用之以此為柔而易揉也善在外者謂皮乾也動在內者裏未熟也外雖乾而易損動者在內雖弓成亦若盡善而用之必易敗故曰弗可以為良也

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

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峻謂蕭也敝讀為蔽謂弓人所握持者畏烏回反宛於阮反應讀如應對之應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末猶蕭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蕭應弦則柎將動卑音婢

為柎而發必動於閷

閷接中色界反

弓而羽閷末應將發

羽讀為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緩蕭應弦則角榦將發

疏

峻者弓之蕭頭也拊者手之中手把處也蕭頭必方手把處必高畏者弓之曲隈處也必須稍長敝與蔽同手把處有物蔽之不可太厚故欲其薄宛者引而放之也峻方拊高隈長敝薄則隨引而應其應無已謂其愈射愈好也其不便利者弓之拊處若下而不高則蕭頭每引而起興者起也弓隈未應而蕭頭先應則用之不便利也弓之蕭為拊不高而先發則於弓之接處必有傷動閷者弓之接中也弓之接中若有傷動則必有緩弱之病接中既緩弱所以引之則蕭頭常先應而發也末蕭頭也上言將興此言將發發亦興也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

流水無難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體謂內之於檠中定其體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維角觉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鄭司農云觉讀如掌距之掌音直庚反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擐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勝音升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權平也侔猶等也角幹既平筋而又與幹等也鋝鍰也邸斞輕重未聞鋝音劣斞羊主反鍰音環○疏曰六材惟以幹為強幹外五材當依幹而有以幹為本故指幹為強幹得所則以制五材故強弱得所而張如流水也體謂納之檠中而往來體定也防淺深所止者王弧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庚往體多來體寡弛之一尺五寸張之五寸唐大往來體若一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也此是防之深淺所止云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定正也置角於隈中既正則引之而弓體不辟戾無負弦而如環也放矢後無矢體得如環然○林云前言引之如環者張開時也此言體如環者既弛之後弓之全體復如環也○參均注弓未成時幹未有角稱之勝一石後又按角勝二石後更被筋稱之即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初空幹後加角後被筋一石二石三石引之皆三尺也若不張之別以一條繩係兩簫乃加物一石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石則與前三幹角筋力各一石也九和之弓輕重相參不可妄加減鐶與鋝為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林云角幹筋三者并材美工巧為之得三時各有三均為九和角與幹和即角不勝幹之意角幹筋膠絲漆等物工之巧者用之而有餘拙者物具而不足也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長則句少也弓

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
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
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疏曰此據
角弓形不張而言六弓為三等王弧往寡來若一當諸侯弓夾庾往
多來寡當大夫弓若士合三成規則六弓之外敝
惡之弓也通有四等然大射與鄉射大夫士同射
五十步侯又同用夾庾無事用合三成規者材良
則句少據王弧及唐大以上而言之也以弓有長
短三等人亦有長短三等而言取其躬與人稱之
事長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短者為下士非命士也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
志慮血氣又隨其人之情性豐肉而短寬緩以柔若是者
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弓安弓為之是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
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
強教舒字如字埶音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則莫
能以速中且不深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疾也中又不能深中音丁仲

反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則莫能以愿中三愿慤也
能慤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疏曰此經以
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庾
為弱者而言安弓王弧之類為強者而言危矢據
恒矢安矢據報矢者也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
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埶是贏則
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以危矢濟之以安危損
益即於射事為可此三安而無損益固不可三危
無損益亦不可失行長謂去者危弓危矢謂夾庾
恒矢之屬皆射遠兼人且危躁故矢行長過去也
上文據人形為弓此據人性志慮據在心血氣據
言與舉動○林云制弓而隨人之身可也今欲隨
其性之緩急而分之此古人之事其意未可曉今
無法也此

往體多而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

戈顧射遠者用執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
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
落六夫士射侯矢落不往獲七繳射也繳諸若反
之屬利射革與質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
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
然革謂干盾質木樸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曰
中雜維綱揚綱捆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樸張林

反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深用直

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疏曰射遠者用執謂審曲面埶夾庾反張多隨曲勢向外弱則射遠不能深射近亦不能深故射近侯用之但射侯不落而已弓材弱故也按大射云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君則釋獲衆則否是以大夫士矢落不獲故不得用唐大之等也司弓矢云夾庾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豻侯鳥獸則射侯與弋也彼注近射用弱弓如此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大侯天子諸侯用之射參侯者用唐大大夫用之射豻侯者用夾庾士用之射深者用直此即司弓矢王弧之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注云天子射侯亦用此弓不言者舉射革與質有上文弱弓射近可參考故不言可知也中謂中侯也離維綱離猶過也麗也維謂射侯與左右舌一幅兩相及角亦以綱維持之而繫於柱綱謂左右舌上畔下畔以一大綱繩各係於其柱上以射侯其綱皆出布一幅一尋謂之為綱揚觸謂中他物揚而觸侯悃復謂矢至不著而還復之反也如此五者君則釋獲餘則否臣不得獲惟中可釋獲射深用直此即司弓矢唐大之屬以授學者者便者勞者○林曰往者弛放時也來者開張時也夾庾往體多者弛時直來體寡者張時甚曲也此弓必勁故可射棲鵠之侯而射鳥雀往寡弛時曲也來多張時弦長也此弓性不勁只可射革質而已往來若一則張施之時勾曲之體相似不勁不緩○老學曰今按注疏家以夾庾為弱弓林乃以為勁弓不可曉蓋注疏解往來體不明今詳上疏語往體多處為夾庾反張多隨曲勢向外弱則射遠不能深如此則反張謂往體也多謂曲多也今林氏乃謂往體多者施時直正與疏說相反并與經文夾庾之本說而反之上注云材良則句少亦謂勁弓也今林於王弓之屬章內以為此弓不勁如此則天子射王弓而反得不材之弱弓也可乎當考愚意往謂向外來謂向內多寡恐是曲之多寡凡弓向外曲多則向內曲少必不能滿引及矢之長三尺為弱弓矣是謂往體多來體寡其強者反是未知然否

大和無灂其次筋力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太和尤良者也深謂灂在中決兩邊無也角無灂謂限裏合灂若背手文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也背補內反角環灂牛筋蕡灂糜筋斥蠖灂蕡枲實也斥蠖屈虫也○疏曰九和之弓六材俱善其體適故無灂不用漆也其次筋角有灂而深者筋在背角在限皆有灂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其次有灂而

疏者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
其次角無澭謂限裏無澭簫頭及背有之合澭謂
弓表裏澭漆相合之處若人合手背上文理相應
角環澭謂限裏澭文如環然牛筋黃澭者謂弓背
麋筋其澭文一如斤蠖也若用和弓轂摩和猶調也將
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
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上時掌反覆
之而角至謂之句弓句也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
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覆孚服反句九具反或音鉤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
之侠弓射侠之弓也幹善則矢疾而遠又
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疏曰射深之弓也筋又
和弓大射云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謂以左手橫
執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下一拂去塵
乃授與君也覆弓謂弓有六材角幹筋用力多特
言之若三者全善則為尤良若一善者為敝二善
者至謂若幹幹筋不善直角可以為句弓此敝惡不用之弓弓尤弱雖疾不
能射遠也察次弓者非直角至兼幹善謂之侠射
之弓則上夾庾利近射與弋同也筋至則三善者也上文
弓疾而不遠以及侠者

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從鼂錯之說募民徙塞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籬石布渠荅（如淳曰籬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

錯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匈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不得挾弓弩侍中吾丘壽
王言其不便上從之
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十賊彊弩百吏不敢前
張晏曰彊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彊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
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
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
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
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
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劒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
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秦無天下廢
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尚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前去仁
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
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撾梃大杖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梃音大鼎反犯法滋
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
羣盜蒲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
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
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之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

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注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陽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監庫兵○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遣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王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鍛矢戰守之備○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

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漢制

武帝泰始五年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令司馬督

馬隆往討之隆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忿爭
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將畢命戰場武庫令乃
給以麤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乃命
惟隆所取

夏主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阿利
性巧而殘忍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
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凡殺工匠數
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
皆藏於庫所有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
橫刀而已

太宗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
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
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弓雖勁
而發矢不直朕始窮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
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
知乎

唐初置軍器監貞觀六年廢并入少府監開元初
以軍器使為監領弩甲二坊其後又罷隸少府監
加少監一員以統之以後廢併不常

開元十一年置北京軍器庫二十六年廢依舊為
甲坊

玄宗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
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蓄圖讖

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為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日以心鬬及北方盜起股慄不能授甲

德宗貞元元年詔槍甲之屬不畜私家

憲宗元和元年勅京城內無故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射者治罪

六年京兆尹王播奏諸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弓箭刀劒器仗從之

晉天福二年勅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開運元年命諸道州府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畜軍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於本軍之司俟出征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置禦盜之用

八年將平江南頗以簡稽軍實為務京師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為犀利其國工之署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諸州有作院皆役工徒限其常課南北作坊歲造塗金脊鐵甲素甲渾銅甲墨漆皮甲鐵身皮副甲鎖襜兜鍪金錢朱漆皮馬具裝鐵鋼朱漆皮馬具裝錢劒大劒手劒金槍根槍檮木槍掉刀鋸銀花皮器械箭靫弩箭鶴簏弓箭袋皮立弩椿床子弩凡三萬

三千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樺弓虎翼弩馬黃弩
牀子弩白皮器械水獺皮器械旗幟弩椿鎧弓弩
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
漆弓弩麻背弓素皮器械環子背槍素木槍黑漆
木槍朱紅木槍金漆竹槍銀裝銅裝等劒竹笴箭
木笴箭皮甲兜鍪鐵甲葉箭鏃等凡六百十餘萬
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椶衫鉦鼓炮
砂鍋鑱行槽鍬钁鎌斧等謂之什物以備軍行之
用凡諸兵器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近
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
里戎具精勁近古未有

王氏揮麈錄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鎖
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
緩急不得輙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
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
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弦
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
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
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
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

仁宗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又詔作
坊造錐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

康定元年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
坊域弓手又詔河東強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

以下官給之
慶曆二年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杆各一百萬
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熟三司三司歲具須知
以聞仍約為程式預頒之
嘉祐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
一月送官敢匿聽人告捕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等料簡弓
弩若水進所造神臂弓
神臂弓弩類也始民李宏獻之以檪木為身檀
為弭以鐵為檠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
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五寸箭
木羽長數寸帝閱試之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
木半笴帝甚善之於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
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
路各遣官分三等奏聞其後詔諸
路而川陝不與
六年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亦為三等如沿邊三
一人屬有丞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時軍器領於三
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
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
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
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為式焉

時帝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乏雰探知帝
意奏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官所叙獨
以為技巧工匠精於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
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
虞盜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
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
為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作院至有兵匠乏少
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
武庫吏亦唯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其實
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耳夫為政如此而
猶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強獷內沮姦凶之
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
法度斂數州之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今錢監之
比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
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
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
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為弓尚有可弦如
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見法禁之
張弛異也昔者垂為共工而歷代資其竹矢然
則所以為至治此其一事也帝納雰說
時軍器監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不以常
制選官馳往州縣根牛皮角筋能合數羨次第
加獎是歲始造箭曰狼牙箭鴈翎箭出尖四楞
箭一捕刃鑿子箭凡四色推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圍教其器甲各送官官即收之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為歲課務得中道非要切並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不復以戎器為事矣

徽宗崇寧初臣寮言元祐以來因循廢弛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寧之時又有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宣和時歲歲督責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常闕繕修無虛歲每稱敝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馴致靖康之禍靖康洶洶兵仗皆缺詔書屢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飯邸博易熟食或名寄頓其實弃遺逃役

高宗建炎初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各除戎器

祖宗時御前軍器所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纔千人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又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二十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為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人雜役以五百人

為額

建炎中以大閹董慤提舉軍器未踰年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孝宗初復以內省都知李綽為之張震為御史力論其不然乃命復隸工部

紹興四年提舉軍器所言得旨依御寶封樣造甲每季進呈訖送納樞密院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裏磨鋥一般光細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鍪一盃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今若須葉子每箇依元定分兩如或重或輕若皆不用恐枉費鐵炭工力乞將上件新降樣甲葉子分兩輕重品搭穿舉每副成全共重四十五斤至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幾功料易為趣辦詔依不得過五十斤

十九年宰執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效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淳熙間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係韓世忠
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虜騎之衝突其發則
可以洞重甲最爲利器前後屢以此取勝虜至
今畏之今久不經用損失廢弛取會見管弩手
六千八百四十二人每人合用兩張內一張日
逐上教一張準備出戰共合用一萬七千六百
八十四張乞行下倣造湊及元額從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陳俊卿言聞殿前司及諸
路都統司自隆興二年以後諸軍所管軍匠逐時
造甲至今十五六年想亦稍備無聞御前軍器所
有工匠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造一甲日可得三
十五甲歲可得萬副以十五年計之今不啻十四
五萬甲矣及建康行宮見椿管精甲數萬副又諸
州新造甲至年終計之亦可得二三萬副除三司
及諸路都統司外乞令有司實加檢括總計所造
之數若稍足用宜俟將來諸州造甲數足日於常
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間歲量與裁減此亦寬民
力之一事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